

第六十四回

荆棘嶺悟能努力

木仙庵三藏談詩

第六十四回（7）驴唇对了马嘴

三藏说，人身难得，木杆儿们压根儿就没有人身。三藏说，中土难生，木杆儿们在西牛贺洲，跟中土不沾边儿。三藏说，正法难遇，这群木头桩子，不知道什么叫正法，也没有师父教。三藏说，静修要有法可依，悟是个要有法有度的过程，木头们则闻所未

闻，一听就闹心。

眼见得着唐朝来的和尚，话里话外的都流露出一股遮盖不住的傲骄气息，拂云叟就开始搜肠刮肚的，以惊世骇俗的话，来反击这和尚。

你不说人身难得，得有人身才行吗？哼！我们的身体，比你们人类强多了“我等生来坚实，体用比尔不同。感天地以生身，蒙雨露而滋色。笑做风霜，消磨日月。一叶不雕，千枝节操。”啊，瞧我们，没有人身，可是比人类坚实，身体是感天地以成长，不用吃饭，你们人类行吗？容颜是蒙雨露而滋润，不需要美容养颜，你们人类行吗？笑做风

霜，消磨日月。哪像你们人类，冷了不行，热了够呛，几十年下来，就苍老死翘翘去了，可是我们呢，哼，一叶不雕，千枝节操。

你不说中土难生、正法难遇么？好好好，你这话，可让我抓着尾巴了。顺着你的话说。道嘛，本来就在中土之国，你跑西方去干啥去？简直是舍本逐末。啊，空费了草鞋，不知寻个甚么？像你这样离开根本，崇洋媚外的跑西方去求法，哼，你们佛门就是邪法邪教，你修心简直是剜了石狮子心肝一样白费劲，你所谓的灵光烈焰，就是野狐涎灌彻骨髓，一句话，你修的就是野狐禅。

既然离了根本。忘本参禅，妄求佛果，都似我荆棘岭葛藤谜语，萝藦浑言。悟道的东西，哼哼，统统都是荆棘岭那纠葛不清的藤葛，萝藦一样混不溜秋的东西。什么“大觉禅”，什么“有缘有志方记悟”，唐朝来的哥哥，你修得这样傻蛋，怎么接引？你修得这等不入流的法门里，怎么可能有印授？

怎么办？还得学我们，还是要回到咱们开头的话题“静”，静中自有生涯。啊，是自有的，根据我们哥儿几个的亲身体会，不需要有什么法、不需要有什么度，也不需要悟。没底竹篮，就是能汲水，无根铁树，就是能生花。记住，只要守着这一点，站牢了心思，将来一定会有得道那一天。

一番话，竟然当即就搅浑了三藏的脑筋，三藏当时就给这种胡言乱语给转化了。一路上，风霜雨雪、妖魔鬼怪，都没能乱了三藏的心神。这节节不通老竹竿儿的一番歪理，就分分钟把三藏的脑筋，给搅了个天昏地暗。三藏听完，扑通一声，给跪了。唐王佛祖、菩萨护法、三个徒弟，一瞬间，全部抛到九霄云外。

几根木头，连起码的修心都不懂，一窍不通。张三丰说的无根树，其根乃是不着于文字的点药心法，在虚空中生长，在心法调和下化合阴阳之法。中土道法，不做普渡，三藏本肩负东土一切众生的度化而西行，转眼间满脑袋就只剩下个人的小情趣、小追求。

可是，按道理，就这小妖的话，本不足以把三藏都绕晕了的。可是他晕了。何故如此不堪？

乃是因为，这三藏，要知道，本来是大唐长安国的一流辩手，喜欢辩论的人，都喜欢在逻辑中寻求新鲜刺激。而竹竿的话，颇具禅宗那种辩机风采，断喝。用你的话头，打乱你的逻辑，绕晕你的脑筋，以局部的逻辑正确，击碎你长线的逻辑链条。心胸狭小的人，会对禅宗这种逻辑着迷，猎奇的心理，被这种惊世骇俗的得意洋洋，充分满足。竹竿儿是揪住了他的话把儿、满足了他的猎奇心。已经多年没有再经历过这种辩论的过瘾，竹竿儿一番畅快淋漓的怪异逻辑，让三藏旧梦充满、如饮甘醇。

说实话，竹竿儿的话到底有理没理，三藏是没听明白的，跟先前他说的禅机木头们没听懂一样。只是竹竿儿那刀锋一般的歪理，准确的切入了三藏心灵的缝隙。就这样，正信，转眼间，给肢解了。

假如，这番细节，被孙悟空仨兄弟给听到，不知道他们会笑成啥样。

第六十四回（8）每每忽然就转折

三藏跪了，竹竿儿醉了，松树和柏树扶了，桧树那张老脸黑了。

话说，在竹竿儿滔滔不绝的雄辩声中，桧树的表情是越来越难看、越来越难看。为啥呀？因为它看来，为了能击败唐僧，竹竿儿君把它们哥儿几个千金不易的长生秘笈都给泄露出来了。

挂着半红半黑的笑、说着半真半假的话，桧树打个哈哈道：“拂云之言，分明漏泄。圣僧请起，不可尽信。我等趁此月明，原不为讲论修持，且自吟哦逍遥，放荡襟怀也。”

桧树左边对竹竿儿埋怨说你分明泄漏了。桧树右边对唐僧说它的话你可不要相信哦。然后赶紧转移话题，要众人就此打住谈论修行，改吟诗作对。

陶醉中被指责的竹竿儿，尴尬的笑笑，马上配合的说：“吟哦的话，咱们进小庵饮茶好不啦？”

一听要吟诗作对，唐长老真个动心又动身，马上顺着竹竿儿的纤纤细指瞧过去。门上有三个大字，乃“木仙庵”。哦哦，人家果然是仙家哇。然后四个德高望重仙誉生隆的老仙家，竟然齐齐的请自己吃膏，这阵仗，反而把三藏给吓住了。然后四个家伙又齐齐的吃给他看，然后三藏就一口气吃了两块。

夜宵吃了，茶水饮了，三藏哥哥精神也来了。在跟四个老汉应酬的当儿，悄悄的偷看了下人家的屋子。哎呀，这一看不打紧，啧啧，真的是好美呀：“水自石边流出，香从花里飘来。满座清虚雅致，全无半点尘埃。”可是，小说提到，这里“玲珑光彩，如月下一般”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屋内有不可见光源提供照明。并且从诗中描述的状况，可以知道，这屋内有石头、有石缝流出的水，有盛开的花朵。

一看到这么美丽精致的室内景观，三藏浑然就忘怀了，既然没有月亮，那咱就是月亮，咱的禅心就是月亮，欢乐开怀之下，忍不住自我称颂道：“禅心似月迥无尘。”

既然你自夸自心，那咱就不客气。松树就自夸叶绿：“诗兴如天青更新。”柏树自夸叶平：“好句漫裁抆锦绣。”桧树自夸叶密：“佳文不点唾奇珍。”竹竿儿一听急了，自家叶子跟人家没得比。于是就猛夸自己叶疏之妙：“六朝一洗繁华尽，四始重删雅颂分。”

好久没这么过瘾了呀。五个人自吹完之后，三藏相当开心，赶紧奉承道：“弟子一时失口，胡谈几字，诚所谓班门弄斧。适闻列仙之言，清新飘逸，真诗翁也。”

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你吹捧我，我也要起劲儿的吹捧你。松树就给三藏脚底下垫砖头。

啊，你开的头你就要结尾，啊，你出家人要全始全终。

然后这唐朝来的圣僧，听到这“出家人全始全终”没有说浑身一震恍然大悟明白，就像他听闻那“拂云之言……不可尽信”的时候，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一样。

三藏就给人家续了两句百分百的文人诗“半枕松风茶未熟，吟怀潇洒满腔春。”单纯从文学上讲，人家竹竿的“六朝一洗繁华尽，四始重删雅颂分。”还颇有意境、也有张力的气势，当然用于自吹，还是让人觉得怪怪的。六朝一洗繁华尽，指它自己下边节节无权的直来直去，四始重删雅颂分，是上边或疏或簇的枝叶，虽然不浓密，可是疏密有

致，繁简得益，条理清晰。借助朝代和文风的时代变迁，来比喻赞美自己，也算颇有巧妙。看来这竹竿儿的大气，也是有所贯通的通畅。

诗经分类为风雅颂，为何这竹竿儿只是提到雅颂，却无提到风呢？原来，这是它在给三藏喂招。三藏马上就接上了“风”，“半枕松风”。然而，风是凡俗民声，雅颂方是关乎上流贵族。竹竿君上面的话，可是一洗繁华，尽褪华而不实的文风，然后是做出孔夫子修订排序出诗经的壮举，也就是重开天地的意思。如果三藏识破其中的小小的善意和小小的恶意，应该以风起始，来个气势更加高大上的风生水起、昏天暗地。三藏却是躺在松树的怀里，沉浸在自己幻想中的诗意

的春风里，“半枕松风茶未熟，吟怀潇洒满腔春”。如果是您，不知会如何接对？

但是因为三藏这诗句，歪打正着拍到松树的马屁上了，这十八公乐得简直是直蹦：“好个吟怀潇洒满腔春！好个吟怀潇洒满腔春！”松树是认为，是松风吹荡，让唐朝来的圣僧如沐春风、潇洒满襟哩。松树是个诗痴，它揶揄着三藏结句，又鼓捣着人家开句，人家无意中夸到它，它更加来劲儿了，兴奋之下，也慨然起顶针句：“春不荣华冬不枯，云来雾往只如无。”春、冬，人生中的得意和失落、荣辱；云、雾，荡漾心头中的杂念和朦胧意识。春不荣华冬不枯，不跟随外界变化；云来雾往只如无，也不跟随内在变化。最后落在无上。这句诗，气势又起

来了。

凌空桧树接道：“无风摇拽婆娑影，有客欣怜福寿图。”桧树自己，无风摇拽，自力之动，内在的生机。有尊贵的客人欣赏流连，构成一幅福寿之图。气势跌下。竹竿马上接到：“图似西山坚节老，清如南国没心夫。”竹竿自称西山坚节老，坚、节也可以是一种定力。自在清亮，如南国的空心竹、没心之人。没有俗人之心。气势又开始上扬。孤直柏树顶针接话：“夫因侧叶称梁栋，台为横柯作宪乌。”柏树先生独木擎天，监察史一样刚正不阿，言下之意其不假于人、自成体系。可是，气势还是下来了。

它们四位，倒是各自把自己的特性给表达得蛮鲜明。只是这离三藏长老赞叹吹捧的“阳春白雪，浩气冲霄”还是不够。不过这时候，四根木头连带三藏，均已经眉飞色舞，欲罢不能了。既然已诗兴大发，玩接龙游戏太不过瘾，索性来整首的诗吧。

然而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三藏这时候，一开口，又回到修炼的话题上来了。似乎前面四位诗词中影影绰绰的修炼的意境，重新让他思绪回来了一些。

“杖锡西来拜法王，愿求妙典远传扬。金芝三秀诗坛瑞，宝树千花莲蕊香。百尺竿头须进步，十方世界立行藏。修成玉像庄严体，极乐门前是道场。”道出自己何来何往与何

求，并且鼓励自己继续努力修行，等到修到浑身上下如同白玉一样、弥布十方世界的庄严圣体，那也就是到了他认为的修行的终点：极乐世界的门前。

四老听毕，俱极赞扬。赞扬归赞扬，从后面它们四首诗中，很明白的表现出来，它们依然不知道修行为何物。修行的核心要点，是三藏所说的“愿”、发愿、践行，心与身一起跨越凡俗红尘，抵达佛国之境的道场。

松树是第一个迫不及待地表示要和诗的。松树云：“劲节孤高笑木王，灵椿不似我名扬。山空百丈龙蛇影，泉泌千年琥珀香。解与乾坤生气概，喜因风雨化行藏。衰残自愧无仙骨，惟有苓膏结寿场。”松树很自傲，

觉得自己比木之主宰和树木神灵都上档次，身躯高大、以龙蛇自比。因天生之材，懂得顺天应时，寿长千年。可是最后松树说实话了，自己不是修行的料，活到现在，依然衰残，主要还是依靠补药茯苓糕在延长寿命，外在手段是自己的寿场。

那另外三根木头，在松树作出意外的交底之后，再也不谈修行了。其实，它们的确没资格。当然，它们嘴上还是意气高涨。只是，再也不谈修行了。

柏树和诗曰：“霜姿常喜宿禽王，四绝堂前大器扬。露重珠缨蒙翠盖，风轻石齿碎寒香。长廊夜静吟声细，古殿秋阴淡影藏。元日迎春曾献寿，老来寄傲在山场。”柏树引

经据典、辞藻华丽，如果是一个凡人中的文人，此诗用典和意境均佳。但是，诗词中，它自己虽是主体，却始终是配角，陪衬之物。最后落在“老来寄傲在山场”，它自己明白，自己已经老了，只有内心的孤傲，还在这山场中，与声细影淡的风，一起飘荡。不再是它之前自豪宣称的“从今正直喜修真”。

桧树和诗曰：“梁栋之材近帝王，太清宫外有声扬。晴轩恍若来青气，暗壁寻常度翠香。壮节凜然千古秀，深根结矣九泉藏。凌云势盖婆娑影，不在群芳艳丽场。”桧树的种植接近人间帝王、道家法王，也会沾染些贵气，并且壮节凜然、根结九泉、青气恍

若、翠香暗度、心高凌云，诗最后虽以场结尾，这桧树却很傲气的宣称，自己并不在花花草草的“艳丽场”。当然，再怎么高贵，也并非有关修行。跟它之前自述的“盘根已得长生诀，受命尤宜不老方”，毛线关系没有。奇怪的是，这个桧树，两次提及自己的“婆娑影”，婆娑，动而不定么。

竹竿和诗曰：“淇澳园中乐圣王，渭川千亩任分扬。翠筠不染湘娥泪，班箨堪传汉史香。霜叶自来颜不改，烟梢从此色何藏？子猷去世知音少，亘古留名翰墨场。”若说用典之多，公平的说，以竹竿此诗为最。毕竟竹子的种植和成长，更适宜于一般人类。而且竹竿自认，自己的长久名声，是在凡人中获得。那么，自然，也不是它之前自说的“

与仙游”。

正是这些木头们的诗词，越来越精彩考究，可是越来越凡俗气息浓厚，跟之前三藏幻想中的仙翁的形像，一下子出来反差了。这时候，失落下的，三藏有些尴尬，只好皮笑肉不笑的赶紧总结这一次胜利的吹牛大会，打算开溜：“众仙老之诗，真个是吐凤喷珠，游夏莫赞。厚爱高情，感之极矣。但夜已深沉，三个小徒，不知在何处等我。弟子不能久留，敢此告回寻访，尤无穷之至爱也。望老仙指示归路。”

回头你再看这四老的诗，是不是总是有一股自我总结的悼词的味道？是呀，没多久天一亮，它们就真的被老猪给总结了，为了炫

耀、吹牛冲破天，结果，一语成讖。昨天再次悲剧的[马航](#)的航班 MH17，一兄弟登机前发推特，恶搞自己，提示大家如果出事了飞机就长这样……。现在的人们，缺乏敬畏和无畏，往往说出来吓人的话。而天地间，这时候，说不定就会有反响的。所以，做人，明白自己吃几两干饭，清楚自己的所在位置，是有必要的。

第六十四回（9）换考官

你说想走就让你走啦？啊，老大，我们都是你求来的。等了这一辈子，活了这一千年，也不就是挺着为了今天跟你碰个头，了个缘，说个拜拜，来世再不见。而且这天公作美，美景如画、明月如昼，正好是抒发文艺情怀的好时候。来来来，继续继续，等到天亮了，保证送你回去。

当然不能让你走了。考试还有三分之一的题目没开始呢。然后就像所有剪辑流畅的电影情节一样，这边话音还没淡出，那边厢镜头中已经出现两只匆匆进来的绛纱灯笼，灯笼之后是两双娇小的手，手之后是两位青衣女

童。青衣女童闪开，出现在玄奘面前的，赫然是一位华丽漂亮的女子。不不不，不是凡人女子，乃是“仙女”。

那仙女拈着一枝杏花，笑吟吟进门相见。这样一个被很有层次感的出场手法给烘托出来的美女，出现在玄奘面前之后，又是如此静谧如一幅画一样的静止在那里的场景，一起一落，啧啧，瞬间就把三藏的心神，给摄伏了。

这时候，可是还没有任何人给玄奘介绍或暗示说，这位姑娘是仙女的喔。是他自己不由分说的主观认定了，这是一位仙女。当他鉴定这是仙女之后，那四位老木头欠身所问的“杏仙何来”，它们之间互相以仙相称，仅

是互相吹捧。

三藏面对这位漂亮“杏仙”，尤其是人家的两次关注，一次间接关注、一次直接关注，居然两次都不敢应答、不敢说话。要不是到得后面，人家都赤裸裸的要求他跟这位杏仙结婚了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对面的不是仙女，是妖怪。这里的四位文艺老年，也都是妖怪。这时候，他才突然来个大爆发，高叫起来。

因为，在言语逼迫他“成亲”之前，这位杏仙，从常人层面的角度看，是符合他心目中“佳人”的概念的。首先是美貌，自不待言。其次是衣着，有美感的素养和品位。再者是出场后人家的言谈举止，完全符合人世

间正统女子的礼仪，颇有教养的样子。

你看那女子进门之后，首先是那坐着的四老非常有涵养的欠身，虽是年高老者，见有客来，依然有欠身之礼，怎么样，有涵养吧！玄奘看在眼里，我们也看在眼里。然后是那女子，对众人施万福之礼，没有如今之女子那种大大咧咧。并且，尽管她明知道对面那个陌生的光头男子，应该必是那个被掳来的唐朝和尚，却没有直接点破，也没有越过这里主人而直接开口跟玄奘本人搭腔：

“听某某人说，有佳客在此吟诗作对，特来相访。敢求一见？”这问话中的规矩，不小吧？

作为松树的主人，自然就顺着话推荐唐僧

了：“佳客在此，何劳求见。”这时候，玄奘他只敢躬身致意，却不敢言语，紧张惶恐之下不敢说话，也属自然，也属不礼貌。

玄奘不接话，那女子自然不便主动攀谈。便叫了另外两个女童逢茶上来。怪不得这杏仙没有早来，原来是先煮茶备果呢。你看这女子奉茶，亦颇有规矩，亲自斟茶，先奉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三藏先生，然后是这里的主人四位，最后，才自己给自己斟了一杯。这个过程中，人家始终是站立着的哟。直到凌空子以疑问句来请她坐下，那女子方才落座，饮茶。

到底谁传小道消息给这个杏仙，说这里搬来了客人在接诗对句呢？不管是谁，反正是这

杏仙是确定知道的了。等到饮毕香茶、吃了香果。那端坐的杏仙，也是欠身说话。她想跟玄奘搭话，因有玄奘不敢开口在前，她却问那四位：“仙翁今宵盛乐，佳句请教一二如何？”那竹竿儿自然推崇过奖玄奘：“我等皆鄙俚之言，惟圣僧真盛唐之作，甚可嘉羨。”玄奘的诗词，固然有修行人的品位在内。只是，只是他的诗作，跟盛唐气象的那种华丽精美大气磅礴，还是甚有距离的。

四老即以长老前诗后诗并禅法论，宣了一遍。杏仙闻听，越听越爱听，毕竟他们作为一群文艺妖孽来说，还是难得有这种跟异国文青高谈阔论的机会。杏仙听得内心欢喜，满面春风，忍不住诗兴大发，主动要求和

诗，不待他人应允，她便朗声吟道：“上盖留名汉武王，周时孔子立坛扬。董仙爱我成林积，孙楚曾怜寒食香。雨润红姿娇且嫩，烟蒸翠色显还藏。自知过熟微酸意，落处年年伴麦场。”

汉武刘彻、文圣孔子、仙医董奉、杰出文青孙楚，全都被杏仙给捉来做陪衬了。随后杏仙以诗意描述花蕾初放、到青杏缔结、微熟与熟落。整个杏仙的诗词，是文雅的自夸。实际上，最后四句诗词，杏仙已然是向玄奘示爱了，因为她这四句诗，内涵上乃是对应的《诗经》之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桃之夭夭，有蕢其实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室。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”典型的求爱

诗，只是这种表达方式，太高雅文艺了。

在四位的称贺声中，那杏仙知道自己表达的应该非常符合玄奘的文艺水平，也很明确，玄奘应该完全听懂了。所以她自己也很满意，就放低了声音，细细的问询那低眉顺眼不抬头的玄奘：“圣僧哥哥，您就‘赐教赐教’吧？”

可是，这时候玄奘就应该明确的表明态度了，他却依然唯唯诺诺，不敢说话！

他不说话，实是因为自己修行的认识，被四个老汉和眼前的这个女子，给戳到模糊地带了。他自己，正在深陷内心迷糊的泥潭中搅腾不清呢。

第六十四回（10）是非难辨

既然你不说话，不抗拒。那你这表现在别人眼里，不是默认是什么呢？所以，那杏仙，尽管知书达理懂体面，却是个干脆利落的精干角色，马上就开门见山的以直接的言行来表达自己的意愿。那女子渐有见爱之情，挨挨轧轧，渐近坐边，低声悄语，呼道：“佳客莫者，趁此良宵，不要子待要怎的？人生光景，能有几何？”

比起玄奘这时候的犹豫糊涂来，这个杏仙，真的是目标清晰、思路清晰、一点不拖泥带水的，直攻玄奘的漏洞。不要小看这几个没什么本事的小妖仙，它们的攻击力，在你的

漏洞面前，那可是杀伤力惊人。

现在，这杏仙都攻破城墙了，玄奘师父仍然还，默默的低着脑袋，一言不发。天知道他脑袋里究竟在盘算什么。可是这一刻谁都知道，玄奘在纠结，纠结么，就是在犹豫，犹豫么，那还不是因为心在动摇嘛。

因判定了玄奘在“考虑”，那十八公松树就马上知趣的见缝插针道：“杏仙尽有仰高之情，圣僧岂可无俯就之意？如不见怜，是未知趣了也。”是呀，人家作为一名女士，欣赏你的才华，能这么主动的向你递送秋波，很难得了，你可不要不知趣呀。柏树忽然想到，作为一名正人君子、圣僧名士，哪里能

乡野一样的不懂为人规矩、苟且行事！你看你们啊，松树、杏树，你们这么冒失、激进，绝对是罪过！你们这么做，断然是污人名，坏人德，非远达也。婚姻大事，岂能凭几句言语就定了？简直是胡闹。如果杏仙真的对圣僧有意思，那也应该明媒正娶！来来来，拂云叟与十八公做媒，我与凌空子保亲。如此礼数周备，方合乎天地之德，方为美事。

正是听到孤直公讲到了明媒正娶，一直在沉默的三藏，这才猛然醒悟、心惊肉跳、脸色大变，前所未有的失态的跳起来、高声斥责。

可是从人类的层面上看，这几个妖怪的想

法、观念并没有错，而且呢，必须得承认，人家说的是很正当的，当然，前提是，把主角玄奘换成一个凡人，话里面的“圣僧”二字剔除掉，替换成凡人的名号；并且如果这几位不是妖怪的话。也就是说，假如玄奘不是出家人，那人家的说话方法、求亲策略，没什么不对。顶多说他们太精明了。

现实的前提却是，玄奘是个出家修行的修行人。对出家人，是不能提婚姻之事的。人家连家都不要了，成什么亲呢。但是，你不能责怪妖怪有意要陷害、诱惑他唐圣僧，因为，从前后这几个妖怪的言谈反应中，能发现，这些妖怪真的不知道，出家人到底是啥东西来的。出家，就是离开家了、抛弃家

了，出家人已经是方外之人。

因为他们真不懂，所以玄奘的“陷害”说，就失去了目标，或者说，压根儿就是打错了靶。玄奘高叫道：“汝等皆是一类邪物，这般诱我！当时只以低行之言，谈玄谈道可也；如今怎么以美人局来骗害贫僧，是何道理！”

玄奘师父这一番怒叫，反而把四个老木头给吓坏了，一个个咬指担惊，不再复言。老天啦！我们好心好意的给他介绍老婆，这和尚竟然认为我们是妖怪邪物，太可怕了、太让人震惊了。我们到底说错做错了什么，他竟然认为我们是妖怪？这到底是怎么了！于是

四个家伙，一个个惊慌失措、说不出话。看见没？人家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妖怪、邪物。你说它们是妖怪，反而把它们给吓坏了。这群木头妖怪，真够有趣的。

那个赤身鬼使，一看玄奘那表现，就觉得你这和尚太虚伪。啊，自打我这姐姐一出现在你面前，就看出来你表现异常、肯定是看上我这姐姐动心了。然而我们大家替你们撮合，你这混蛋反装清高，于是暴躁如雷道：

“这和尚好不识抬举！我这姐姐，那些儿不好？他人材俊雅，玉质娇姿，不必说那女工针指，只这一段诗才，也配得过你。你怎么这等推辞？休错过了！孤直公之言甚当，如果不可苟合，待我再与你主婚。”

三藏闻言大惊失色，明明觉得它们不对，却又说不出来人家的话有什么错。只好凭他们怎么胡谈乱讲，软磨硬泡，只是不从。

那赤身鬼使，发现这和尚虽在反抗，却软软沓沓、婆婆妈妈，看上去不像是真心在反抗，鬼使就是有鬼心思，于是就吓唬他：“你这和尚，我们好言好语，你不听从，若是我们发起村野之性，还把你摄了去，教你和尚不得做，老婆不得娶，却不枉为人一世也？”

久经魔怪考验的玄奘当然是打定主意了不从的。可是呢，他又实在是纠结得不行。那鬼使看到的犹豫温吞，一点不错。焦虑挣扎和迷茫中，一个大男人，眼泪不争气的就流下

了面颊。因为，玄奘，纠结呀，就好像陷入了泥潭一样，往哪儿使劲儿都挣扎不脱，多么的绝望。如果是妖怪刀架在脖子上，贴在脸上，他或许还会坚强起来。这时候，贴在他脸上的不是刀，是那美貌温柔女子的蜜合绫汗巾儿、便与他揩泪呢。这群妖怪，是西行路上，罕见的唯一和善对待他的一拨妖怪，而且也是唯一没跟他徒弟们打架的一拨妖怪，也是唯一一拨用最和善的方式、很正儿八经的有教养的人类的的方式，来对待他的。不过呢，也是唯一把玄奘给说迷糊给心悦诚服的跪了的妖怪，它们话语对玄奘的杀伤力，也是顶级的。

在善、不善的认识和分辨上，他的迷糊，让他挣扎、让他内心不清醒、让他不能真正的

坚定起来。要不是中途，那松树和诗中突然意外的莫名其妙的掉了链子、道出了不懂修炼的实话，说不定玄奘就会继续跟它们玩下去，加入它们一伙了呢。您说说，唐圣僧到底怎样认识，才是合格的呢？

就这样拉拉扯扯的，天就不知不觉亮了。天亮了，木头们也不提送唐僧走的事儿了。忽然就传来孙悟空他们喊叫的声音了。因为影影绰绰的孙悟空他们听到了好像是唐僧在嚷嚷的声音。然后一直挣不脱的唐长老就莫名其妙的挣出门来了。然后，原来一群人就一晃都没了。

妖怪怕孙悟空他们吗？要是怕的话，也不会发生在孙悟空眼皮底下抢人的事情了。孙悟

空他们出现在木仙庵这里的时候，如果真的害怕，要么撒丫子跑掉，要么当即就说清楚并无恶意、并未伤害。它们没有跑掉，也没有敢面对，而是一声不吭的变回原形了。直到死，也再未言语。

还是孙悟空顶级的悟性，从它们的名号中，识破了它们的真形，记住哟，不是通过他的火眼金睛看出来的原形，是通过它们的名号。要不是因为名号，孙悟空也是识别不了的。当八戒把几棵树木翻倒，那根下俱鲜血淋漓。树木成精，怎么会有鲜血？很可能，这树木，也是被修不成的所谓修行人给附身了，或者是树精们附了执著文采和人世情调的半吊子修行人，有男有女、有老有少。

孙悟空他们来了。树精们为何躲避不见？是呀，啥时候你看见三藏对着几个徒弟吟诗作对、挥洒才情了？

（第六十四回完）